南溪禮說 九

生忌
墓祭
書院 附文廟鄉賢祠 上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七

生忌

問云云 沈壽亮丙午

答生辰祭雖曰非禮之禮三年內則又不可不行其儀倣俗節別設示意甚當

問今人家多以先祖生辰設祭廟中而或只祭所祭之位或幷祭諸位何者爲得歟生辰設祭退溪以爲非禮之禮而今人生時必作酒饌以供其親親沒之後若逢此日哀慕感痛當倍常時以如事生之意爲以酒食何害於禮意耶且四名日墓祭雖非古禮而國俗通行之先賢亦不廢至於生辰

祭獨以爲非何耶况祖先以來行之已久則及已身猝廢未安未知如何 閔采萬壬戌

答孔子稱生事葬祭以禮爲孝人之生世也爲子孫者喜慶其生日而養以酒食固禮也及其下世也爲子孫者悲哀其已日而奠以饋食亦禮也若於死後猶以酒食追養其生辰恐於理有悖非如四名日之不至甚妨者故君子不爲也

墓祭

問葬時祠土地則單獻墓祭祠土地則必以三獻營宅之始與已葬之後薦獻之有隆殺抑有徵義耶旣曰三獻則無飯羹亦何義也 梁處濟辛未

答葬時祠土地奠也墓祭祠土地祭也旣曰祭則飯羹恐當並設

問家祭及土神祭皆用卓子而墓祭用席其故何也原野之禮有所降殺故耶 鄭尙樸辛未

答依家禮如此蓋似亦以體魄在土異於廟龕故也或以木席代之而不爲高足其亦可耶

問祀后土與墓祭云布席而不云設卓者恐以原野之禮只從簡便而然耶 金克成癸酉

答后土及墓布席蓋以古者用席不用床卓故也今則並用床似可但俗人必爲石床長設於墓前此則無義矣

問四名日節墓祭之儀寒食及十月朔乃文公所用之家法後生所當遵行而有違於國制且背於俗禮何以處之申漢立癸酉

答墓祭寒食始於唐初十月朔始於宋朝七賢、韓魏公司馬溫公兩程子張子朱子呂東萊此雖與家禮三月上旬擇日之文少異而義當從先儒所行也至於四名日出於五禮儀俗節正朝寒食端午秋夕冬至臘之制此自是國家所行不干於士大夫而時俗行之已久牢不可破以此貧窮之家家廟時祭自至廢闕亦非善理也苟以先儒及時俗所行孰當孰否之義講而求之則不難辨矣

問古也墓祭必於三月上旬擇日行之十月之朔

例又行之則一年墓祭二次而已而我國不然於
四名日皆行墓祭而俗規已成勢難卒廢然墓祭
行于四時而與家廟略無等殺則其於情禮太淺
未安當於四節略設祭儀三月十月備行殷祭則
似得其從俗從厚之義而亦不失酌古通今之禮
未知如何抑又思之四名日墓祭我東諸賢欲其
變通而或能或否竟未歸一者其來蓋已久矣退
溪先生則雖知其非禮而國俗已成未易卒廢故
答人所論旣如是栗谷先生則亦知非正禮而俗
習成規實難遽革故要訣所訓又如彼而沙溪先
生亦欲廢而從禮然只緣自先世所行一朝廢之

為難云云則三先生變通之意固已藹然於不言之表而寒岡先生及愚伏則斷然變通一遵朱夫子以上諸大賢所制之禮而行之則其爲變通實復正禮而三月十月兩度墓祭盖取其雨露霜露悽愴怵惕之意則我東諸賢變通之制固不可以不從矣先生以爲何如耶 沈元浚壬申

答四名日墓祭退溪沙溪皆不變栗谷從變而實則未變惟寒愚兩公正得中國程朱之義矣鄙家初從栗谷要訣之說反覆思惟終亦未安自己巳歲竊倣程朱舊制而行之然此有一說焉若依家禮必行四時正祭於家廟而斷行春冬兩墓祭固爲得禮矣如不能行時祭

而徒減墓祭則非但招謗於世人其在自家奉先之心亦不無未安時協須十分商量彼此而善處之也

問墓祭祝文不勝永慕考妣則依禰忌祭祝例改作昊天罔極耶 鄭尚樸 癸酉

答然

問俗節墓祭與山神祭用祝行祀其意有在不可廢之禮也而先世若從俗未行已至累世則似難猝改如何則可也 李之光 壬子

答所謂褻祭從先祖亦指其舊俗相傳可以通行者耳今此祝辭既已明著古今禮典無有異同如果一一從禮者終不可不用

問俗節墓祀宗子未行而支子行之則其祝文直書行祭者耶仰書以孝子某使某云云耶若曰某使某云云則雖宗子之諸父諸兄行祭亦可謂之使某耶山神祭則直書行祭者名無妨耶 同人

答愚嘗因人質問推用後說今更詳之當從使某之例蓋雖曰父兄之尊夫旣厭於祖先則恐無所妨如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可見也

問楊氏註先生云元朝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某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云云今或有祖禰墓相遠無他叅祭而身不得兩行使僕行之者甚可寒心推以朱先生餘意一墓先節日行之如

何 成文憲 己酉

答曾論此段愚意以爲事勢如此則行之無妨李丈却疑其不可第今以理言之追行於新元後二三日方始爲得未知如何蓋朱子此段亦目鄉里舊俗而言猶曰更在斟酌則非定論也

問云云 沈壽亮 丙午

答旁親墓若在同岡壓於祖先而不得用常禮者近是

問家禮祭禮則先降時忌則先祭疑禮所謂凡神主不出仍在故處則先降遷出則先祭然則墓祭既無遷出之義而先祭何也且要訣改爲先降無乃太遽耶且自虞至禫皆無祭神一節果曰常侍

凡遭故云爾則諸父昆弟之喪既卒哭而歸者皆從主人而未可祭神歟 崔瑞吉丙寅

答墓祭一用家祭之儀故先行祭節况承哀省三周兩拜之後而行之恐無可疑也虞禫時服人歸家者初到時别申拜禮無妨

問凡祭祀先祭後降乃常禮而問解祭禮則先降後祭云云而要訣土神墓祭亦先降後祭若是其不同何意歟 申漢立癸酉

答要訣墓祭先降後祭之義栗谷以為墓祭既已兩度再拜而旋又祭神恐非禮意盖指哀省時前後再拜而言然彼前後再拜為哀省此祭神再拜為行祭而然各

有其義何可相蒙而為禮耶似難遵用

問共一卓出於五禮儀則雖非古禮亦可遵用否正寢排祭時則各用床卓固無所碍而若墓祭則例設一床石於雙墳前云云 朴泰昌

答云云 詳見時祭條

問墓祀若不得行於墓所則當於家廟耶其禮亦如何 朴泰崇 癸酉

答廟中諸主之墓皆在一處者若墓所有故不祭則四名日並須代薦於廟 以常時不行節祀於廟者言若常時並行墓祭俗節者自當不論 然饌品當用廟中俗節之規不可用墓祭盛饌蓋廟嚴不得輒用墓饌而薦也若諸主之墓各在或行祭或不

行祭則恐難揀擇而行之並姑廢似宜
問新舊墓合葬則其饌品與服色似難區別云云
李時春
答云云 詳見喪中行祭條
問喪中家廟同忌祭並祭考妣固有援凶即吉之
嫌而若墓祭已合葬或雙墳云云 朴泰呂
答云云 詳見喪中行祭條
問擊蒙要訣三年之喪四時節祀及忌祭墓祭饌
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喪中行祭條
問尙以喪事廢先祖墓祭則雖是他山獨爲行祭

於先人之墓似為未安如何如何 洪[illegible]楷 辛未

答禮不以支子喪為廢先祭惟主人服期則略行如要訣

問凡人遭喪卜葬于累代先塋側則春秋土神祭當行何處而祝文當從最高位為之否 李溧 壬申

答春秋土神祭既同托一山則當以最高位為祝餘在不言中矣惟隔龍別局相距稍遠然後可以更設其祭而無碍耳

問先妣之喪已祔葬於先人之墓四節墓祭並設考妣之位可哭祭否或云先行前喪之祭次行後喪之祭而哭之今人多依此行之者此果合於禮

耶志達葬後即當端陽之節未及就質而並祭考
妣且不哭未知如何 李志達 丙寅

答哀侍所行乃嶺南之禮也鄙意此祭先舊喪不哭後
新喪行哭視若異凡恐爲得之曾亦以此告人第未知
果得禮意否耳

問孝子於几筵有常侍之義則三年殷奠固宜無
參降之節而至於墓祭當有參降三獻之節耶祝
文似與常時墓祭之辭有異未知如何 金閔蝝萬

答几筵墓山其所處雖異而義則一恐不必行參神降
神三獻祝辭諸節並當與常式無異矣

問父先已者遭母喪而祔葬父墓則三年內墓祭

當以何服何日行之乎 李之老丈子

荅云云 詳見喪中行祭條

問遷葬時司所正朝書行祀祭云云 李世龜

荅云云 詳見合葬條

問有三配從夫同葬一岡者而其葬地次序男位墓在第三位第一配墓在第一位第二配墓在第四位第三配墓在第二位蓋其始葬也不能逆料他日事而其後則拘於地形以致先後易次到今無可奈何而享墓之時同陳一床則其陳設飯羹及獻酌之際當從葬地次序而為之乎抑從享祠宇之禮一以男女先後之次為之乎

三配從夫四墓同在一岡圖

子坐

第二配墓　男位墓　第三配墓　第一配墓

第二配酌　男位酌　第三配酌　第一配酌

一床石合享圖

甲者曰享墓之制一從葬地酌獻之時當以獻男位之酌奠于第三位次以獻于第一配之酌奠于第一位次以獻于第二配之酌奠于第四位次以獻于第三配之酌奠于第二位而飯羹陳設亦當依此圖奠酌次第而為之矣

二配從夫四墓　子坐

第二配墓

男位墓

第三配酌　第二配酌

一床石

同葬一岡圖

第三配墓　第一配墓

第一配酌　男位酌

合享圖

乙者曰凡享神之道祠與墓不異豈可以葬地之
擬次並易其酌獻之次第乎當依享祠廟之制以
獻于男位之酌奠于第一位以獻于第一配之酌
奠于第二位而第二第三配之酌亦當傚此以奠
于第三第四位不可拘於葬地之次序當如此圖
矣

甲乙兩說俱出臆見未有以古人之定論證之者未知或有古昔可據之禮耶 鄭東下載斋癸酉

答凡處變禮雖鮮正據必有旁照如今律官無正律則用比律可以斟酌上下也今此禮事理乖違於古殊無可據安有定論於文字間乎假令有之生精昏已多又非其所及也惟思家禮葬法男西女東而世俗或不免易次爲女西男東者其家立石於墓前書夫入祔右字以別之然則其祭也必先設於男位而後女位與以西爲上之常制不同也今四墓同岡而亂次視與左甚實無斟量合禮之勢如就所示甲乙兩說而言之甲者爲勝以其本位雖乖而可曰行祭次第猶得義精而禮當

故耳若如乙者之說其勢倍艱蓋祭必依神雖曰祠正而墓亂不從當位之墓次而乃從遠躪之祠次其於彼此交互之際恐有益覺其難安者矣但求意欲知古人可據之禮而卒又奉進臆說是誠無如之何也區區愧歎不止爲僭汰之私而已也

問家禮后土祭奠時則在於題主奠前墓祭時則在於祭先之後云云 中漢立癸酉

答云云 詳見祠后土條

問接墓祭辭神乃撤遂祭后土載重累代祖墓在於一處逐位畢各行此禮耶祭四代畢都一祭則其祝辭何以書耶 金載重癸酉

答盖祭四代後行后土祭祝辭則只舉最高位為當

問先親節祀雖因事勢之如此三獻有祝山神祭則喪中否可以三獻有祝云云 李世龜

答云云 詳見喪中行祭條

問朱子所謂楮錢代幣帛家禮中無用楮錢之節無乃此是後來議論耶 鄭尚樸 癸酉

答是

答尹子仁 拯 書 癸酉

所詢祭禮盖中歲墓祭用栗谷要訣法行之數十年終覺不安自己巳歲從程朱寒食十月朔法朴君之說殆為此也

答泰斗姪書

家禮置祭田條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祭說禮儀云當為二三十之以爲祭田親盡則以爲墓田云云詳見祭田條

答李壽翁世龜書壬戌

新舊葬各祭鄙意從新葬行禮似害於義又若知柳西厓鄭愚伏諸公說使服輕者行祭而喪人退伏似在愚伏集中今一一能詳則亦有不安於情禮者敢爲斟酌云云之說亦非敢遂爲定論也苟於事理無所甚悖則恐又難以煩瑣而廢之且拜墓非行祭比未知其必當易服矣

答羅顯道良佐書癸亥

示及墓祭事尤丈方以當行於齋舍云云詳見圖帖條

合墓祭禮鄙見雖如此豈敢自是所喻以忌祭相比者
亦似允合但又有舊墓一獻新墓三獻之碍要必斟量
至此而後方通矣但李壽翁信而力行之未知如何也
第恐亦必爲祝告耳

答李壽翁書 癸亥

私喪三年內墓祭自是喪祭恐無不可行之義但若上
墓則吉凶難辨殊無爲 山陵不敢顯行之意矣愚意
哀侍既是無官之人雖未墓前亦不必全闕單獻之奠
然則莫如並兩位設行於齋舍內而單獻三獻先後之
制亦依前例行之爲得其宜或有別奠祚先塋者其亦
不宜上墓則同栗谷龜峯雖有無官者當上墓之說愚

意此一節恐不如退溪之曲盡故決欲從之前日 仁敬王后公除後士夫墓祭尤丈則依舊行於齋舍鄙則上墓以單獻為節未知果無大悖否也墓祭事君輔亦有所問欲以吉祭全廢云然無官者墓祭退溪栗谷皆言當行尤丈亦主張之恐不須廢但齋舍之法雖曰只屛風而可行處所既難便且無紙牓以標記之則通行累代墓祭於一處亦似混同若用紙牓則有非行於齋舍之意未知何為而可也幸以此相報切仰

答俞寧叔得一書 癸亥

忌墓練祥等節尤丈方以墓祭當行於齋舍云云 詳見國恤條

答泰斗姪書 庚申

示祭儀若以要訣說觀之期服者葬後當祭 如平時但 宗子於夫人長子喪內不舉四時祭盖長子固三年之制而妻亦具體非凡期服故也然則今日墓祭三獻亦正祭之類恐不可行審矣又鄭松江日錄云喪中墓祭栗谷先生及礪城龜峯諸論皆以一獻爲當盖亦以非虞祔祥禫而用三獻盛禮爲不可也如此則又無新舊輕重之嫌耳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七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八

書院 附文廟鄉賢祠上

問院規第五條末端云鄉學舉其全書院取其精所謂全精皆指學問而言耶選士之法有異於彼此何歟 東陽院儒辛未

答所謂鄉學欲其全書院欲其精者以鄉校則無論科舉學問皆所當入書院則只當取志學者入籍此等意皆在於書院事蹟也然今難猝然變通唯於入院諸上中取其有志學問者別作一籍輪回肄業似亦可矣如何如何 此下五條當與文會院規參看

問第六條掌議有司直月各限年幾以上如何 同上

答掌議旣以二朞爲定則直月似當以春秋爲遆限也

問第二十四條院外別設一齋以待肄擧業者實是貴正學賤時文之義也意甚美好而本院疲弊難設別齋且恐時文之習亦難遷革而外之若是則士之向院者想必稀少姑先分之以東西待之以輕重使之漸入於實地如何 上同

答姑以東西分別之意已在註中所諭意亦完備似當以此行之徐待諸生讀書益多自見此箇意思然後商議而處之未爲晩也

問大凡祭祀必當前三日致齋而本邑鄕校及書院祭祀時士之參祭者例於祭前二日聚會則並

計祭日乃爲三日此失三日致齋之禮也多士之欲爲變改者久矣此則不必書之于院規而只當論改耶 上同

答此條乃俗禮之失只當臨事議改而已不必添入於院規也

問齋不茹葷禮文所載南草之飮何異茹葷而今入致齋者多不能去此則大有違於敬愼之道也此一段或可添補於致齋條耶 上同

答南草一款非惟齋戒之時常時羣居有害無益最不雅潔令添入烟茶二字於博奕之下依處之爲幸

問鄙鄉蔘川上流有地名伊川者川上有山名曰

蓮華峯其旁有村〻曰考亭也宋三賢所居地名
適在一境數里之内則亦非偶然者而山川景致
又是境内之最也生等欲與鄉中士子遵先輩遺
事建立書院而有一商量處敢此仰達焉擬建院
處與村居稍遠故將移占近村之地以為永久保
全之計而其地方有為鄉賢建祠之舉或以為可
以先建者為書院而別立祠於其傍以奉鄉賢或
以為可別建書院於其中而以先建者為別祠盖
書院鄉祠名稱自別則始之以鄉祠終以為書院
不無未安云者甲者之論據事理而言也抑是學
宮營而未完則或以為書院或以為鄉祠各自無

妨云者乙者之論就地形而言也伏望俯採兩端之說而下垂折衷之教如何如何 崔是翁壬申

答書院之設朱子退溪之意以為國學鄉校有科擧格令之規故欲別立書院以便講學矣今則書院雖設而率為科士居接之所無一講學之實故愚於此不敢有說也然以所詢事體論之書院鄉祠尚皆未建則當先建書院後建鄉祠何可任其倒置之耶鄙意如此幸表知鄉祠又為某公而作不敢質言

答尹魯西 宣擧 書 戊申

彼院位次當時仰復怱怱未究所縕其後有紙面詳說之教而汔以兒病遷就玆敢覼縷夫書院之設盛於白

庶祠賢之義起於滄洲雖有後來議論規模之不同要當以此爲準觀其舍漢唐程門諸賢而獨取七公則其選可知也觀其不從平日長少尊卑之倫而持以道學爲叙則其位次可知也今坡院諸議皆有掣肘獨長者雙廟之說稍似周遍而兩宜然以愚見揆之亦未的當何者凡書院祠賢必有所主而今一宮雙廟無先無後名爲崇奉實乃貳其所尊一也坡院請額或已並擧聽松而紫雲則無與休菴今反以彼爲尊此殆慢國家而乖名實二也旣以東位爲尊西位爲卑而聽休居東則是以長少論不以道學爲主三也公議大同自當主祀栗牛而特以華行之故使聽休居東其於神道尤有所

不安者四也鄉黨之義固行乎一州道學之尊實通於萬世既設書院而不主道學為章甫者義所不敢出五也義既未允今雖強定不無後日之爭議改易六也或有以南康兩祠為據則似矣亦恐其未暇深考蓋文公與呂東萊書云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觀其分設如此而無所嫌礙者祠在學中夫子猶為之主也亦是退溪先生所引永嘉書院中宣尼東伊洛西鄉賢之意然撰年譜者必為之別其文異其制則義益嚴密譜云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別立五賢堂其不可引以為據也明矣若夫文獻所載中朝諸院或主鄉賢或主道學輕重取舍無所準則獨退溪所論迎鳳書院寒暄文烈並主南向之

位而隔以屏障者實與門下此意相合蕩後有世次之
礙而無父子之嫌故猶以道學為主者然也卒乃不睹
於公議而中祀程朱配以寒暄別為文烈以下立廟益
此雖以地名川谷循用以就舊義者亦見其深所不安
而圖歸於正矣抑有一焉夫為今日紛紛無享而主享
者豈非以說者所謂兩賢同鄉當享一廟而州郡享乃
又有難堪之勢哉愚請明之合享之說外似恰好而中
實不然蓋栗谷生時已為聽松創祠于所居溪上及其
身後斯文諸公又為栗谷建院於墓下紫雲以守以護
兩祠各享春秋奉幣無缺以至今日其間亦有合享之
說而終不得成者理勢抗捏故也不意向來守土者乃

敢移遷栗院並以休庵享右使當時守護之計專祀之
義舛戾而不明采誠痛之此為不是而今欲更廢坡院
使兩世考槃之所雲林烟壑鞠為虛莽後之過者咨嗟
掩涕而不已是果何心哉雖以州郡事力言之其能得
保於兵燹數十年之間而乃不能獨支於平常之時耶
說者之不細究其本苟為好事如此為今之計還栗院
於紫雲舊基而不動坡院各享所居一如前時追享休
庵節孝於牛溪之右（此乃己庚間已定之士論其詳見月沙集中）為方正當
蓋兩公於牛溪則有師弟之義父子之名而於栗谷俱
有所妨故耳曾蒙下詢只是位次一段而継言及此者
實為世采平生所蓄積於心而因事激發不復自抑亦

將歸老於坡山之下想與鄉人秀才論此是非着非一日矣茲以畢露腎腸而蘄與高明有所裁正也○若論家西位次滄洲從祀則濂溪東而明道西是以東為上也南康立祠則濂溪西而五賢東是以西為上也其例不一蓋滄洲以夫子主壁而從祀在東西廡似與古昭穆序次同故以東為上南康雖亦以夫子為主然既別立兩祠學宮之後故以西為上似與今公私廟位同然則雙廟本非從祀之比恐當以西為上未知如何

與宋尤齋 時烈 書 壬子

往年曾西丈之欲為合享兩院也采竊論其六失而末有還栗院於舊基之語蓋聞移院以來先生墳土再被

太突然則當初所定豈不爲深長慮耶近日坡儒已發再移之意而意在他所云若因此見還建於舊基則並豎新碑事尤恰當未知合意以爲如何或以祔庵同享爲難然若如鄙說則無甚難處又前輩之定論矣並乞明敎鄙與尹丈書二條謄呈所謂舊基蓋指洞口山足低卸面南合立書院處其距前碑亦邇非直舊基也

答宋左齋書 癸丑

所詢紫院事非可率易既承明問不敢自外章齋蔡納世泉無似少讀退陶先生論迎鳳書院之說至以兩座䧏陞爲定竊不勝其苟簡遷就之惑也及聞某人爲坡州倅謀移紫雲院舍而仍將休庵白公遂享甕奠廟之西

位私心慨然以謂此殆本於迎鳳之說而其為貳尊於栗谷先生奚啻寒暄之隔障已也久而愈不自决是故頃年曾丈銳意合享四賢仍用雙廟之制而環訪於采當時不免輾持贅見多肆妄說盖觀其初求之甚切而其終至不以一言相報則自知見栽於先輩者嚴矣及至與月之初旦到紫院為檢其舊跡而得丞丈遺坡倅一書大抵曰愼齋並享之義而為今雙廟始知其論之寔出於台旨然則向來妄說不惟得罪於曾丈而其在閤下實有倍蓰焉者然猶前日穀和以院事云云甚勤誠不自意中間被先生包容之深且久乃如是也使人悚惕不知所措茅且退而究其歸趣鄙論之於閤下享

或參差而意固未嘗不合蓋在國曰太學在野曰書院雖其體略有大小公私之別而理無所不同惟吾夫子旣以主祀於天下之學校則其祠書院者亦當一以道學之冠於一州者主之抑爲其次而或並或配或立別廟尤當斟量以處之有不可以毫釐紊矣由是言之前日閣下所以必變同享而立雙廟者亦且以栗谷道學之盛不可附坐於休庵時序之下則與正所謂意未嘗不合者然其雙廟之制雖本於南康旣非文廟之廡又非講堂之側而遂至疊設於正位則益有貳尊之嫌一不可也東上之位雖據於迎鳳旣非都宮之次又非三室之規退陶所謂東祀某西祀某云者蓋指永嘉三室而言非古者有雙廟如今蔡雲之制而東西祀

之也其制取齊東而位奚迎鳳亦恐有未安而遂安後祀於西邊今公弘祠入體旨以
西爲上則實畀栗谷二不可也同享同院之意雖於愼
老既非並配之例又非別廟之類而遂冒紫雲之賜
號則反損休菴三不可也洪所謂事或參差者而前日
亦爲魯文反復擬祀休菴於坡院者也但今州儒之論
頒示持難兩院之議皆以奉於此而移於彼爲未安故院又以前頭當奉御孝魯西位數甚多爲難
蓋只揀一時之人情不思萬世之公論亦無奈何矣有不可以強之則今雖移設
他所勢必別加區畫然後稍變舊例而獲安於正義矣
知閣下於此將何以垂敎也以來推之雖不得已仍設
兩廟於一宮而其制必以栗谷爲正位而別立休菴廟
于其間略如南康匡學之於濂溪祠考亭書院之於章

齋祠不爲比並而嫌尊不爲配從而嫌卑主客自分彼此兩得論者必爲休菴稱屈然與其今日慶栗谷之卑位冒紫雲之舊躋而永成抗陞者所得已多矣或以休菴尊享蓬山爲疑然而昔歲州儒之議創休祠也亦以鄉賢爲名固與今之別廟無異而或專或別不無古例矣而又以慶敬齋同享之若又率以時序敬齋當享其右矣然此非若栗谷休菴之道學相埒則恐不必堅執盖似的當矣如欲舍此二段則只有前日雙廟一例而已伏乞台明賜指教盖觀坡儒之意當初兩字出於函丈故要欲更得明教慶之如采鄙陋之見聞者初不以爲屑此識理勢然也且惟春閤得閱台大受書深服閤下新碑立院之說謂當奉以周旋畢竟如此者亦恐於本碑中量減世系履歷子孫等數項而略加點次立院之意方始明備而得體未知崇意以爲如何

答宋尤齋書 庚申

懷川院議非所與論主配之例始於文廟其議非不正大也但念其正位不獨為沙溪老先生則京外章甫必益不安於春堂配從之論此誠不可輕斷而至於竹窓一節尤未諳其師生分義之如何不敢容喙也

答閔大受書 戊午

所詢移院事記忝當時既復尤丈且嘗周審墓院形址仍以小幅轉告閤下到今安有異見但恐此事終必不成所謂先建碑後移院之舉尤涉苟且何者天下之事雖如毫毛之細必順人情審事幾然後乃成不然必敗況此儒林祠墓之重者乎似聞近日坡鄉士論不協一

則以爲移院泉峴之後先生墓域再被回祿必當還立於舊所或以爲若返此院則休菴祠宇將成孤立最不可率易處之兩說固皆有理而其勢廝捱就中不願移建者甚多雖使京外士林同心盡力如曩日之爲者終無奈於本鄕人情皷作不起其於今日渙散單弱無所適主而能之乎以此知閤下方長紫院重以左丈文相之勤懇而計其終將不成苟先建碑而後無其實則左豈不爲遠近之所訾笑耶鄙見如此不敢循常唯諾略貢所蘊惟乞千萬詳思而審處之

與尹子仁 拯 書 癸丑

紫院還安之議采之愚滯未嘗須臾敢忘近聞院儒已

以移建通文而專主熊潭計欲曰此商確得成素志者最是休菴一關透不能得盖欲同安墓下則不特前日享右之規終為未安於休菴亦不無隨入之嫌也欲移享坡山則雖溪上諸人必不樂聞欲與成節孝慶敬齋為別廟於院外則尊休菴者必慊不平若如一種論議與栗谷並享一廟而改請院額則非書院道學為主之本意決不可為望兄以此數者細稟師門亟示定論以為遵依之地如何紫院若還舊所尤丈之意亦欲以新碑立於院中勢尤便順然還安之計初不係於新碑更冀留念回教

答李壽翁世龜書 丙寅

廟享正位為重且士林俎豆本非必聞於　朝家者也
間雖曰院祠甚衆致有陳疏之擧然其於配享追入之
類安有一一上聞之理乎鄭公旣以同事配享則金公
追享宜無異體鄙見如此惟在博詢而處之耳

答石潭院儒書 丁卯

書示沙溪先生追享事雖蒙勤懇揆以愚分固不敢有
所輕論也然而頃日崔上舍世大亦有此詢時適面討
不獲終辭謹當曰當初老先生為立朱子祠只配以靜
退兩賢者必有主意非後生所能知矣嘗其後老先生
與文簡公次嘗配享今於沙溪講質之遺迹恐無異議
此可見鄙意之所存也然似關涉長輒汔用悚惧之至

答洪生時萬書 乙丑

前議仁賢書院懸板所宜者更思之莫如程子四勿箴朱子敬齋箴白鹿洞規蓋非禮勿視聽言動及修己之敬實與敬用五事之文大同小異中庸所謂五達道亦不外於彝倫攸叙之旨則二箴一規正所以發明兩聖之遺訓者其說略具跋文中華乞依此處之但其書例必考程朱文集然後可以無誤此則當到楊山徐容寫呈也兩方伯校制乃係貴府新規盛舉不可以不識故別具一幅亦須領察

答尹子仁書 己巳

書院鄕祠等處無別爲今日世道慨然自不得如此若

其餘議奉安之議謹當仰副矣

答遯巖院生書 癸丑

所喻齋長之請雖曰世衰人亡豈敢承當况此區區愚見深以無贍拜講磨之實而徒然遥帶爲悶亦有未易自釋者第念先生道德風烈非諸賢之比又以文元公寔與外王父爲外姓兄弟而文敬公入朝時謹以戚下後學納拜承誨感幸迄今玆敢仰副感教誠出特例非有所渝於素志者惟乞僉侑諒而審處之

與尹子仁書 甲戌

遯巖追配事未知何决曾答院生辭語想兄已得傳聞也惟父子師弟不可同享之義甚明然則其於同配亦

然故鄙意如此未知平日諸丈在世時其有此等議論否幸為示破

荅安岳鷲嶺院生書 壬申

非意日元友來訪謹承僉尊崗帖蓋欲令鄙入同寮院事不任棟戢第嘗有一得之見難以造次遷易而似未蒙深加僉念玆用奉聞其一二常思朱夫子及退溪先生剏設書院於鄉學之外者為其有補於儒學藏修之實固非淺鮮而今則只為科士居接之所若其院長之任亦必與近地士子往來講學如栗谷先生封事中所謂海州山長之說然後可稱其名而今則只為京宰遙領之地皆非先賢本意所存故愚意常慨然於斯矣及到

近日世道壇變前輩凋喪之後多有以此來勉者而顧此鄙滯自不免於或許或不許其許者為其同邑及先隴所寄可與同志章甫早晩相講也其不許者亦以道里逴遠難得往返相講而其任或可徼嶺南舊俗代用鄉中文行長老無所不是故也茲於僉尊之教不聽仰副雖以元友之反覆苦懇而終不克變其初志惟僉尊有以俯諒之耳

答遯巖院生書 甲戌

盛示别幅殊非陋見所及卮懐之辨固有説矣弟少時傳聞鄭公道應以栗谷先生之嘗病晦齋先生難於栗谷之並列從祀愼齋先生晩曰程朱二子於易傳議論

不啻南北兩楷亡害於同入文廟今晦齋栗谷雖或不甚相知亦何害於並列從祀耶然則尼懷之間亦以此義處之恐無不可抑未知沙愼兩先生位次是爲合享耶爲主配耶若合享則所擬四先生以此配享無可疑若主配則魯西以門弟與師同享於配列或似未之穩望更考可据之文而定處之千萬

答遯巖院生書 甲戌

尤齋魯西兩先生同享之意已於前答盡之今得所示三邑通文辭意甚峻令人益悵其不免自投於是非叢中也蓋在當時尤齋以此等語爲朋友有所規正則其或可矣至於今日後生不度事義必欲因此攻擊儒賢

則深恐其不可果將畢竟如是愚誠謬拙義不敢再聞此說也然昨聞金監役昌錫之言遯院位次愼齋先生實爲配享然則魯西似不當與之並配何者祠宇位次其規固不一然父師主享子弟配之乃爲古今不易之正義則雖無異論魯西自當往配於愼齋專祀之院如今臨陂新設處不必舉論於此也假令如前書所及他院可据之禮則令不必遵行鄙意如此未識僉意如何

答道峯院生書

垂示疏文謹領盖其疏末段雖有並享之語而先擧配食之說已無準的而該書面啓只取其先擧之說有所稟定成命旣下似難輕改矣如何如何位牌題式鄙實

未能詳知第若其法必書諡號則竊計　賜諡之舉不出仲季兩春待此結局而行禮恐無不可者如或以為迎諡前不可徑書又致遷就者依前先行之亦可矣惟在僉侍商量而善處之耳釋菜時祝文亦當先見靜庵正位所用祝辭然後可以依倣為之幸須具謄以示至於兩有司呈單請遞固必有說然當此士風不淑之日輒曰謗言而思退恐非歸重大事之義不敢奉循

答永同書院諸生書乙亥

垂示院宇奉安之議以參酌何是以知之時代道德之說並行久矣第觀以時代為主者居多然則今貴院歸重之處亦似在此何者前享諸先生道德地位固不

敢以後學管見有所仰揣而老齋先生在世時既以院長自處不但昆弟倫序為然則恐今不可舍此而立議若夫所謂推崇表異之舉竊聞近來中外儒林為先生思所以尊祀別建者不一其數愚恐僉教道德之高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何可以貳院一字之位次先後盡心山斗景慕之誠耶鄙見如是惟乞僉尊商量而進退焉

答尹子恕 推 書 癸亥

院祠之混淆久矣今此醉琴所享雖曰書院其實則祠宇子慎所樹立卓然恐老無不可配從之理

答宋老齋書 壬子

此中有一書院蓋自 萬曆初載邑人創立請額于朝

宣祖手書大字以畀之曰文會又 賜經籍以獎亂後
院毁邑人復請其額會詔使朱之蕃在館 上命倩書
以給焉邑人又以無賢祠為歉欲以辛白麓應時吳曉
翠億齡金忠簡閤德誠祀之久而未决及采到寓童蒙或
有來問者輒復對以若用鄉賢重峯趙文烈公實此邑
之人而栗谷文成公嘗按本道有作成之化恐勝於前
所稱者第當初 賜額只曰文會已則其在事體有難
依他院例必為主祀於其中矣然朱子於南康學宮之
西立濂溪祠配以二程於東別立五賢堂云云如果準
此則無嫌於 賜額有據於祠賢又似無追後上請之
擧蓋此只就舊院立祠而已學宮猶然況於書院乎邑

中士論頗以爲是第茲事體大不敢遽定使釆晉稟于
函丈幸乞商量下示

與宋尤齋書 庚申

此卽去年冬所稟白川院事也答書時謂此紙留在華
洞不能詳報而大意以爲旣有古證似可準行第無士
子則恐歸鹵莽云云當以不獲明敎爲歎矣今者白川
儒生輩欲於文會書院西祀栗谷牛溪重峯以擬南康
周祠東祀晏貞愍及辛吳金三公以擬南康五賢堂蓋
牛溪貞愍亦有事跡可據而方伯欲爲大助其役事將
成矣第更詳之南康乃軍學也以夫子爲主故雖西祠
東祠無所嫌文會本以無祀賢被 聖祖廢黜 文會書院無賢

祀投璜事具在鄙作記文中未知鄙記否故今亦不敢立主祠而為東西之制賢祠既非當初本意又無主祠事體與南康頗異未知於義更何如也又聞春堂配享崇賢之舉懷川儒生猶欲疏陳云則如此創立之祠又當具疏籲請則其與聖祖褒奬之意不同處尤難措辭未知其裏果出於何道而可耶

與金夏卿禹錫書 辛酉

白川院議方欲申禀而未果今書先及不任欣幸前日鄙見所到者本院既以文會　賜額故雖有當祀之賢似難立祠主享如他邑之例玆乃議用南康軍學兩祠之制而亦意牛栗重峯足以擬於濂溪諸先生白鹿規

琴及今王父醒翁公足以擬於陶靖節劉西澗諸公故
也及後院儒輩来言本鄉之議欲添以安貞愍安文簡
趙樂靜三公又有欲添以趙復興參判父子者鄙意以
爲趙復興雖曰有功士論必未允許參判事跡亦不明
有難輕議惟貞愍樂靜二公無可疑文簡亦未見有指
摘處則似當從之曰今稟告於尨庵函丈蓋嘗歷觀古
今院議雖不無一時商論之人而畢竟多被本鄉士論
所掣故不免斟酌事勢而爲此言也然常慮其財力之
不逮而位數甚多不敢自安矣昨聞尨叟與人詳道此
院事亦謂東祠位數頗多未知其果皆妥當而至於復
興乃前朝人非所舉論云首陽士子輩所論尨峻至於

擧一道不爲咎通於文會此非小事所謂齊思中稟者也總之其以姓貫桑梓之人祠之院祠尚矣雖與生長居住者畧有主客而亦難以此爲拘如欲就中更加斟量則貞慜文簡同是桑梓而貞慜在先重峯樂靜同是姓貫而重峯居前以此姑爲今日取舍以圖後擧或不悖於一鄉士論人情否耶區區管窺此外無他道理可以仰復更乞申議于白鄉士論而處之甚幸如此而猶有未協者固陋者誠不敢更容一喙也僭易增𨽻所喩醒翁公同享西祠事極符不外令人感戢蓐南康西祠専以道學爲主東祠以節義文行爲定如先公樹立雖卓而路脉自別不比重峯之兼有道學又爲兩先生

門人者如此擧措似或未允於今後公議別生病敗又
有不可知者誠難率易矣如何如何

答尹子仁書 甲寅

書院服色所謂入學校黑頭巾者蓋指文廟而言如今
國朝儒先所享諸院事體自別誠不敢輕變其常服也
受胙亦然鄙見如此幸乞回賜訂教

答尹子仁書 辛未

首陽二子廟將以十二日奉安儒生金生銓委來聞行
駕不遠今為進去幸乞以鄙別幅細量而明教如何
夷齊廟位版當書職號姓氏例也一統志言宋封伯夷
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元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

齊為崇義仁惠公胡元封爵既不可用則當單用宋制耶至於姓氏曾見史記註稱夷齊姓墨台氏不見經傳亦將何以為之或曰朝廷祀典自當用歷代封爵儒林俎豆不必如此程朱二賢皆有封謚而川谷書院只書曰伊川程先生雲谷朱先生此退溪寒岡所定也今恐當曰孤竹伯子叔子蓋首陽有孤竹城二子寔廟本曰此而作也正與川谷之意同又無妨碍之處未知如何獻酌籩豆拜禮聞獻爵則文廟賢祠皆只用三獻無容更議籩豆則文宣王用八籩八豆賢祠用四籩四豆今夷齊以爵則侯以德則聖似與邦賢祀禮少異恐當用六數矣至於拜禮古者唯行再拜而已自家禮儀節

國朝五禮儀兩書有四拜之文以儀節觀之似或通行於士夫以五禮儀推之恐是只行於王朝退溪先生常曰瓊山禮多可疑則夷齊雖曰侯爵儒林俎豆意固不在於此則依古禮行再拜為宜雖與籩豆之數不無參差而亦并未知如何

祭享月日聞海鄉仲月初丁行鄉校祭中丁行石潭書院祭季月初丁行文憲廟祭今若更設二子廟則其勢似礙老翁則許於中丁並行二子石潭兩祭鄙意既非文廟則理當先行二子而俟後丁適退石潭其時似當先告矣未知如何

建祠時必先陳疏一段朝廷本為書院疊設之害而防

制之也似聞厥後只建祠祀賢者例不陳疏抑未知祠院始建之體別無不同者耶今此祠奉安在初丁十二日事無進退若非疊設之科則海鄉士論必欲先奉安而後陳疏亦未知如何幸乞一一示破

與崔汝和 錫鼎 書 庚午

首陽二子廟今十二日當奉安儒生來問位版所題而未知其裏鄙意宋元雖有封謚似不必用又夷齊乃其本謚恐當以孤竹國伯夷墨台氏書之未知如何第未知皇朝亦有封謚之擧耶幸爲示破且墨台之台出支灰二韻亦當讀作何音耶

答李存吾 紳 書 丁卯

二子廟事須對崔君時鄙意亦以立廟為主蓋欲依中朝清節祠遺套故也今撿文獻通考前續集二子果有祠而無書院此又不足以為據乎蓋書院乃後世所起其於古聖賢如伊尹柳下惠諸位皆闕之不獨孤竹然也第無他書可以徧考恐難保其必是更乞博詢中外諸君子而審處焉

答李存吾安生琢書 辛未

番示二子廟諸節豈所敢知第蒙委問不得不與明齋詳議蓋厥須頊孫竹國伯子叔子獻酌籩豆拜禮皆用祀賢常例厥日用中丁似是其他曲折金君想能面告矣此誠為千古盛舉所關非細未知倉卒裁量果能無

恃於遠近物情否

答閔春卿 震元 書 辛酉

文會諸生之意以為位數多而物力薄聚首不知所指云愚意此必春卿還鄉後消息大有難處者故乃更不見為後言之說而今承仍存文簡姑徐樂靜之教誠有不然者凡於此等舉措初有斯文之論有一鄉之論樂靜則其於丈夫之見必無間然者也而至於文簡雖自畧有清德家行而本以撰碑蘊公非士林中人不可深准其言為歉矣今聞石潭日記不無指摘云其所進退似可曉然而賢者之意乃反欲存安而罷趙是則徒慮一鄉之鬧端不顧斯文之重言未知於義果何如也況

海鄉童甫凡事一以栗谷先生爲主若更曰此君羣起而排之非但不得並祀文簡立祠大體恐將隨而不成矣此鄙所以不免有追後之論者惟在僉賢商量善處而已且念當初通文旣不擧文簡爲辭則到今中寢决不至於大端起鬧矣更加深思爲宜

位版所題西祠

贈領議政文成公栗谷李先生

贈左議政文簡公牛溪成先生

贈吏曹判書文烈公重峯趙先生 配位西向

滄洲舊例溫公之外凡諸先生位版不書官爵而今則李文公祠及道峯陶山皆書官謚恐當從之

况道峯之規似必為栗谷所議定者耶

東祠

左議政安貞愍公

副提學白麓辛公

右參贊晩翠吳公

大司憲金忠貞公

此三公必有 贈職審問而處之甚當

此則正用滄洲舊例也蓋濂溪以下諸先生皆以倡明斯道為學者師範故並稱先生惟溫國文正公德業雖高似欠此一節故直以爵謚稱焉六先生贊亦曰涑水先生而今但稱爵謚此必從稱與位版義異故也且如衢州景行堂所祀五人

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公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㮚或稱先生或稱官爵是亦無非從其實蹟也似聞我國鄉賢祠多有混稱先生者㐲恐未必皆有義理援證徒爲僭冒之歸而惟星州川谷書院旣享程朱配以寒暄而別立李兆年李仁復廟皆稱其官謚此可爲法蓋出於寒岡鄭文穆公所謀度故耳

未賜額書院牲幣

陶山書院己 賜額而祝曰謹以清酌翰音用申常薦出退溪年譜

紫川書院未 賜額而祝曰謹以清酌潔牲剛鬣云云

出寒岡集

諸院舊例旣如此而且聞石室亦　賜額時亦用牲幣云恐係事力規制之如何而已

答閔春卿書 辛酉

所論東祠位數殊未曉然初曰衆議以六位爲定矣復以尤丈位數太多之說及秀伯事力不逮之意姑定爲四位非以樂靜爲有所歉於入祠也只是比向上諸先輩年代最近可以與尹魯西追作分享而尤爲光義云爾大抵近來中外士風不知書院事體之本末往往不免於顚倒苟簡之弊故今於文會之舉庶幾曰此先分書院祠宇之主客次分道學鄉賢之輕重又爲追講後

賢追享之禮要以洗一世之謬習揭四方之弘規俾無混同紛紜之患矣不意左右每不察此意春間欲以一鄉之議而特存文簡今日又以朝紳之論而獨進樂靜然則不顧申定曲折而惟人言是從不擧追享意思而惟祭文是改如此議論誠非愚陋所敢聞也且若遲回等待退而又退則此去秋節僅數十日何不齊聲上章以告賢祠之意於 朝家然後從容擧事而乃此云云耶鄙見至此勢難曲循勤敎惟在高明與諸議更加商量而處之耳

答宋質夫 徵殷 書 辛酉

北祠重議非所敢對第念此祠若已賜額者而彼時一

種人物肆為追入之舉今當具其由折呈禮曹及陳疏以處之可矣不然則呈于巡使亦可蓋所入者非有大段可黜之惡則為士子之道有難擅毀故耳然東司始見重於士林其所立言亦多可觀而終與牛栗背馳幾成白黑金公俔以才諝聞於世而其論議固已甚謬惟李從事於栗谷寒岡之門頗稱長德善人而亦無大段樹立者其他可推而知也大抵愚意近世風教之益頹由於祠賢之義不明從祀尚矣有可享之書院者有可享忠烈祠者有可享鄉賢祠者有可配廟者有可別廟者而今人通稱曰書院未嘗略致分別此采所以平生不欲與聞者也今承祀之別所似或便於事理未知其

名稱處所果當何據耳

答六臣祠宇諸生書 壬戌

所論六先生位次揆以鄙陋豈敢輕對南秋江所述傳文緣流轉遠鄉不見者已數十年况在其他事蹟乎然在今日恐只當以本傳次序為主右菴函丈之教誠是矣至於稱號則朴先生號或曰醉琴而論者斥其非實成先生號大東韵玉又曰讀書庵然亦安知其非一時所稱耶恐難遂作位牌之定號無已則姑從湖中碑額書曰某郡某先生而通行其例於諸先生位牌未知無大誤否若其鄉貫則適考韵玉所錄錄于左幅𠆛乞俯領曾見桼軒集有河先生墓碣六先生文集久且刻行

于世若果取而參商則恐亦不患於不明矣第想物議必嫌其混淪無以自異於同貫之人者然欲審處無官無論之禮不用此道理將何以表之乎又豈有一時盡得諸先生姓貫而同享此祠者耶不識僉意以爲如何

朴某字仁叟平陽人平陽似是順天別稱

成某字謹甫昌寧人

李某字伯高一字清甫韓山人

河某字天童晉州人

柳某字太初文化人

兪某字　杞溪人

右見大東韻玉乃嶺南權承旨文海所著　宣廟時

人其學博而又精

答靈光鄉祠諸生書 甲子

垂喻新設祠宇曲折辭理甚備顧惟不敏何以堪此盛誼也區區屛蟄每切私歎吾東院祠厥數甚多爲殊宗見講學象賢之實有失晦菴退陶所爲倡設之本意也是以於凡祠院之擧喜其士風猶競而悶其儒學益泯不敢自輕於與聞矣去歲偶被貴邑崔上舍來訪語及祠宇事曰謂書院旣以疊設之禁將不得成而或有以八松先生合享於舊祠之論則鄙亦不敢以或說爲不可此其問答之大意不無所由然也嘗以魯西先生追享等節當時似必有所礙似者而不能如來書提示之

明白遂乃不免於云云馴致章甫角立紛爭之患幾誤
大事者其爲訟恨尤不勝言大抵貴邑儒林旣以魯西
先生書院齊聲陳疏後雖格於 朝令而不皆初願必
欲俯就鄕祠以爲早晚追享之計則雖非大正要爲崇
慕之至誠志專體重又難以當初所擬便宜合享有所
中輟矣然而獲覵書示下論雖曰曉譬遂外而發其爲
辭意審疾煩重有非所望於僉賢忠恕之致以此推之
安知日後展轉相激之際如鄙無似者不以今日之言
更得罪於彼與諸公自倍前時也預用憂念更乞僉賢
特加領察其於院議凡百務從和平公正之體俾絶流
謗于萬甚仰不然初頭擧錯已失儒林模樣又何冀於

講學象賢之實事耶皆易及此第增愧仄

與泰遜泰補姪書 辛酉

先祖後事遭淹至今未允於士論者惟 贈謚不立廟兩節而已 贈謚則今將追舉立廟則自古或有守臣及邑士請之而蒙許於朝廷者罕有自朝廷宣令為之者惟當 中廟己卯時館儒之請鄭金鄭三先生從祀也廟堂獻議只以圃隱從祀寒暄一蠹則並令於平日講道之所立祠官為致祭及 皇朝嘉靖釐正文廟祠典時令鄭玄服虔諸賢以下黜廟祀於本州較例而已然金鄭二先生竟以無講道之所不得立祀各士家廟自官致祭焉觀其不成者只為不得其應立之所則令

若依己卯初議令於先祖墳墓所在之官立祠給祭最爲有據但恐時議未必肯許至於樓院所教自 國家賜謚乞否別加名稱以示謚異云者意與謚闇同而其實過之儘似直截可行而但未知歷代典故亦有此等事體否也立祠一節必有以彼則專主道學此則兼主節義持之者然古今祠賢表忠之類何嘗只主於道學耶如栗谷先生之論圃隱以謂只是忠臣而 國家旣已從祀文廟爲東方道學之宗則下此一等雖用己卯初議所以處寒岡者恐不至以其曾擬於主道義之人難行也道學大致如右二款若終不可則 贈謚之日並爲致祭襃奬其節義稍似與實若守冢錄後之類只

成舊例猶在其次但未知時議果何以爲定耶大抵
朝廷所處爲子孫者誠不敢有所僭論而若或以一時
物議之矛盾終至於誤定使 聖朝褒贈之義意不克
大闡則雖在其後孫容有爲之從便懇告以盡追孝之
道者昔蘇丞相頌爲其先祖請刊草頭木脚之說於實
錄程太中珦上時宰書請諡其高祖羽此皆可檢而行
之惟在僉君相時度宜俾歸於大善也

與秦遜經書 辛酉

先祖祠宇事卽曰銅峴所報聞知領台以圃隱乃傳道
大儒不可并享獻議云然耶此說若泛觀之固爲正論
而但以古事近例推之不無逕庭抑其不皇博考而然

耶曾見文獻通考屛山書院祠劉子翬朱子劉珙雙峯
書院祠楊時廖剛朱子廖德明此則以朱子而並祀於
諸賢自中朝已然矣如至我國諸院寺及詳聞而以耳
目所覩記梨湖書院金慕齋李晦齋並享而慕齋居其
右迷源書院趙靜菴金大成並享而大成居其左云此
與潘南以圃隱同時同道同事之人並享其次者亦知
其果有異耶蓋晦齋雖不免栗谷諸議而靜菴之於圃
隱其爲傳道大儒恐無所間矣愚意此院若以花潭淸
陰在配位持難則誠亦有宜然者若以圃隱傳道大儒
爲說則揆以中朝我國舊例曉然無疑若以諸例皆誤
今當一從道統爲主云則文廟事體猶未能盡正況於

書院而還創新規尤難率易此恐必當及時審處者也
幸左右以此意密言汝成俾得轉禀於領台庶幾有所
商量如何程太中尚為其祖請謚上書於時宰況君之
於汝成吾之於君自係一家私相默喩者決無子孫干
與之嫌勿撓於雜談而行之可也以吾家事言之依於
儒所頒别立一祠於先祖舊居豈不尊且善而爲以不
皇傳考於前例遂廢已降之 成命則恐於公私大致
俱有未安者茲敢略及耳

答洪昌平禹錫書 甲戌

蓋示平澤享祀之舉以鄙謏聞何敢參定其可否乎嘗
惟凡干論議自有主客輕重之分如此縣祠宇之說本

以洪公為主不但為一鄉之論然也實出於朝廷士林公共之意則其事體重亦可知爾脫有其他名人善士可備並享者苟非一世公共之論而只為一鄉之意則有不宜有所輕議矣況禹公言行趙浦渚集之外姑無可見處浦渚所論亦只傳聞[redacted]之書而已似難將此遽易其主客輕重之分如或曰此馴致物議之紛紜者豈不有害禹公耶今為祠宇主事者計享祠則只從[redacted]公共之論而行之禹公事蹟則更加博訪於諸書庶得其實以俟異時論議之定恐此外無他道理也

答李生 益材 書 甲戌

示喻祠宇告祝謹此搆呈蓋告者禮輕只告而無祭祝

者禮重必有酒果一日之内一告一祭誠爲合宜亦有先正可據之文矣惟在量行也

答李養而之濂書 癸卯

示喩三復以還得所未聞者多矣尋常以爲如是方得正當道理而又此論本出於熊禾程敏政諸公亦非世廟時倉卒杜撰第今恩之殊未見程朱所論此似可疑然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古之制也况 大朝定爲一代之禮則從之無不可者

答兪顯叔 晦一 書 壬戌

所喩典祀升黜之議偶於平日略有商訂者須曰朝家下詢不能明對只得微示持難之意而已不意輔埏疏

纔起時議皆指以爲源本鄙意口舌噂嗒乃蒙左右反復如是深羡所處地殊絶不聞外間爻象也唯許魯齋出處雖有退溪論定之語薛敬軒推隆尤至而並不及瓊山斷以失身之評矣尤丈曾於 孝廟朝建請黜祀故今更申之耳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八

[illegible]補[illegible][illegible]

九